

三三夜



哎呀哎呀，最近你的身後總是被一股視線注視著，轉頭卻也沒發現任何人，但卻似乎瞥見了狐狸的身影，一轉眼就消失在樹叢當中。

紅：去探個究竟，在尋找途中遇見美艷女子。
黑：去探個究竟，在回家途中遇見秀麗男子。
藍：去探個究竟，追尋狐狸腳印至神社之中。
綠：沒有去探究，身上的食物早已不翼而飛。



更換結果

本次結算時間

自那一天後，每一天都像是在夢裡一樣，既平淡而又不真實。

我從沒想過有這麼的一天，會放下一切的仇恨.....沒有了任何負擔、沒有了任何束縛、沒有沒有任何憂慮，過回平凡的人生。

原本一片昏暗的前路，一下子亮了起來.....變的耀眼、讓人反應不過來，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

只因有你、有他們，在我的前方，拉了我一把。

我才有那勇氣，向前踏上那一步！我才有力量繼續往前邁進！

因為有你們，所以我不寂寞；因為有你們，所以才有我。

我幸而有你們。

妖夜綺談之第五期 三三夜 - 狐狸、神社與新的開始

現在的每一天，感覺都既是熟悉而又陌生的。

熟悉的是，一如往常一樣的日常；陌生的，是那忐忑的心情。
感覺每一天都是不一樣的，是以往從沒有感受到的...輕鬆。
不再像以往的感覺沉重，而是重擔拋開了的感覺！

那是那麼的不可思議的...是那麼的...難以形容的好。

當然，也有些地方是有所改變的。

像是...東鄉的改變。

「所以說，以後給我少接些危險的任務！」東鄉一臉認真且嚴肅的告誡著，想了想，又改口說：「不！妳還是以後都給我幹文職好了！好人你給我好好的看好她！」

東鄉叔由嬉皮笑臉的無良大叔搖身一變成為了傳說中的一般老家的老媽子。

都是一樣的囉嗦！

站在一旁的好人下屬宮良正司君隨即點了點頭，抱著他那一貫溫和的好人微笑，笑著說著好。
他是真心實意的希望她能好，因而也很樂意接下這任務。
即使.....他的工作量還是一如以往的，如山高、如海深。
當然，對於他的好用性，伊月還是認可的，所以也不可能反感他的存在。

「好人跟著還可以，可是幹文職什麼的...」伊月對此也十分認真的拍桌子表示：「不。可。能！」

東鄉眉一皺，反對說：「不。可。以。任。性！」

「這。是。絕。不。可。能。的！」伊月咬牙切齒的表示：「我可是厄除！」

她怎麼可能安安靜靜的和麻知子一樣，坐在辦公室埋頭苦幹呢？那對她而言根本就是折磨！

對於伊月的強硬，東鄉不為所動，並打算曉之以理：「可妳現在已經失去了那如螳螂般的恢復力！以妳一但進行戰鬥，不顧一切的習慣來說，很危險！我可不希望不久後就聽到妳殉職的消息！」

「我會努力的適應的！也會改變這習慣！你不是讓好人...宮良君監視我了嗎？我懂得分寸的！」雖然說稍有點感動於被關愛的言語，但伊月還是想要據理力爭。

東鄉的眉頭鎖得更緊：「不行！話說回來！我可不明白！妳都解決掉自身的問題了，為什麼還要繼續幹厄除？」

伊月聽到他這麼一問，頓時一愣。

她不是不懂，眼前這人，對她的關愛並不是假的。
對她而言，這人的存在也是亦父亦叔，她其實對他不無感激之情。
也包括在旁邊一直關心著、擔憂著自己的好人下屬...宮良正司君也是一樣的！
他就如哥哥和閨蜜一般的存在！
不論是東鄉還是宮良，他們對自己而言，都是如親人一般的重要存在。

所以對於他們的關愛，她應有所回應和交待。

「即使如此，我還是厄除啊！」深呼吸了一下，她的情緒緩和了起來，心平氣和的解釋說：「雖然說我是帶有目的性的成為厄除，但也因為如此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也是因為厄除而讓我和大家結下了緣！而且...幹上了半輩子的厄除，除了厄除，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幹什麼了。」

東鄉卻對此不大認同的說：「也不是叫你否定人生，而是，妳還有很多的選擇啊！何必選這條危機重重的路？」

伊月聞言不禁一笑：「是啊！可能吧？但我就是要幹！我覺得厄除也不是不好的啊？你也是厄除，好人也是厄除！都是一樣的啊？而且，其實我還滿喜歡這份職業的，守護帝都，沒什麼不好的！」

「守護帝都都可以當警衛...不！妳就不可以女生一點嗎？」東鄉還是不能理解。

聽到這麼一句，伊月有點爆發了！「我為什麼不可以當厄除？我那裡不女生了？而且不女生又怎麼了？」

眼前又有了點劍拔弩張的趨勢，在一旁的宮良正司君不禁冷汗直流，連忙上前阻勸說：「兩、兩位冷靜一點，好好的說，好麼？」

可是他的聲勢實在勝不過眼前這兩人，結果是被兩人無視了！這也讓他十分的無可奈何！

「不女生妳還能有人要嗎？」東鄉氣的有點口不擇言。

越說越氣憤的伊月也不由的脫口而出：「簡直不可理喻！就是沒有人要我也沒所謂！更何況我也不是沒人要的！」

就在這句話一落下，現場頓時靜了下來。

伊月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時，立時下意識的摀住了自己的嘴巴，臉一下子刷紅了！

不等東鄉反應過來，便逃一般的跑了出去，逃跑前還不忘丟下一句：「總、總之就是這樣！我先巡邏去了！」便跑了。

東鄉反應過來時，想追已是來不及，只有抱頭抓狂的驚號：「等、給我回來～～～他、他是誰啊！？那家的臭小子啊啊啊啊啊～～～！！！」

好人正司君默言的退了出去。

畢竟...再留下感覺也沒有什麼好果子吃啊！

除了東鄉外，還有與那人的關係變化之類的.....除此之外，日子還是一如既往的過。

「嗚啊～好熱，為捨米十紋的制服不能清涼一點啊？」

眼前這和我們一起在街上巡邏的，有著一頭和日本娃娃差不多一般的髮型的娃娃臉的，正是一名名叫佐佐木井的一等兵，統稱阿二。

直屬於好人下屬宮良正司君轄下，平日總是愛耍滑頭和愛吐糟，並且很欠揍。

重複一次，他就是個欠揍的！

一旁的正司無奈的笑說：「這已經向上反影了很多遍，可到現在還是沒有回音。」

他們倒是沒有多大的變化，這讓伊月不禁會心的一笑，然後一如往常的接話說：「這也是一種鍛鍊，心靜自然涼。」

阿二上下打量了伊月一眼，蹶了蹶嘴：「嘖嘖～那是因為妳穿那裙子！看起來輕飄飄的～多涼快啊！」

伊月臉無表情的看了過去，臉無表情的不知道從那掏出同款式的裙子說：「你們也是可以穿的。」

正司不禁十分無言。

原來妳是這樣的伊月！妳這樣妳家東鄉叔他知道嗎？他知道嗎？

就在他糾結於伊月突如其來的俏皮時，他感覺到有點異樣，往下一看.....

「...阿二，你在幹什麼？」腦袋有點短路的正司下意識問正在給他穿裙子的阿二。

「在聽長官的命令給你穿裙子啊？」阿二十分的理所當然的樣子。

。。。。。。

似有一群烏鴉在正司的頭上飛過。

「...那你穿了嗎？」正司臉無表情的問。

聞言阿二叉著腰，站了起來，「穿了啊！」不知道何時，阿二也穿上了。

。。。。。。

就在他們在討論道德和市容還有厄除的形象時，伊月似乎感覺到有一股視線，看了過去，可看到的，還是那熱鬧的街道，並沒有什麼異樣。

正在脫裙子的正司看到伊月突然回頭看，想著伊月是不是發現了什麼，便問：「長官，怎麼了嗎？」

是錯覺嗎？伊月搖了搖頭，「沒什麼。」說著回頭一本正經的跟正司和阿二說：「我說，你們！別再鬧了！現在是在巡邏中！給我打起十二分精神來！注意一下四周有沒有異常！知道沒有？再鬧就給我吧早課的內容給我翻倍！」

阿二聞言馬上抱頭哀號：「啊～？！不要啊～～！」

可他的抗議無效，反而馬上迎來了伊月凶狠的目光：「還吵？那就再翻倍！這是命令！」

聞言，阿二也不敢再鬧了，馬上的閉上嘴巴，立正說：「是的！」

正司也十分無奈的立正敬禮說是。

雖然說，這都是阿二和伊月起的頭就是.....

就在他們繼續往前走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在街角的陰暗處，有一影子正在注視著他們。

阿二走出雜貨店，先把買來的波子汽水遞給伊月和正司，擦了擦額上汗水，再打開冰涼的汽水狠狠的喝了幾口.....吐了口俗氣後，阿二才感覺自己活了過來一樣的樣子！

「啊～活過來了！今天真的好熱啊！」把冰涼的汽水瓶貼到臉上，阿二看著天上猛烈的太陽十分的哀怨。

「謝了。」接過汽水，正司笑著對阿二說：「的確很熱呢...幸好今天的帝都很和平，沒什麼突發事件發生。」

看著還很清爽的正司，阿二不無妒嫉的白眼嘟囔：「我看你還好的很...」

伊月反倒有點心不在焉，喝了一口汽水後，便對正司和阿二說：「今天就巡邏到這裡了，辛苦你們了。」

正司微笑著點頭回應：「也辛苦妳了，接著要回總部嗎？」

阿二聞言立馬開心的攤坐到一邊的長椅上說：「啊～終於完了～可以回去乘涼了～太好了吶！」

對於正司的詢問，伊月搖了搖頭回說：「不，我今天還有些私事，你們先回吧？」

正司有點意外，但看著伊月一臉不想說的樣子，也體貼的不問。

「欸欸？少有耶～長官妳是要去幹捨啦？不會是約會去了吧？欸欸欸？長官妳臉紅了哦～該不會是我猜對了吧？對方是誰啊？也是厄除的？還是六生的？難道是街外的？我們認不認識...啊～正司你幹捨？我還沒問完！欸～？！別拉啦～！等等啊～！」

不顧阿二的反抗，正司微笑著對伊月點了點頭，便拉著很想要八卦的阿二回去了。

伊月目送著他們離開，不由的放下了高高提起的心，她還擔心他們問長問短呢！

「咦？」突然感覺到視線，伊月下意識的回頭一看。

.....這次還是沒有發現什麼，只聽見公園裡樹木枝葉的沙沙聲。

伊月不由的覺得自己今天是不是有點疑神疑鬼了呢？

今天總是覺得有人在看自己一般，該不會.....

這般想著，伊月不由得臉紅了起來，捧著臉蛋自言自語的喃喃：「不會是因為今天要約會才會那麼的敏感？總覺得有人看著自己吧？」

嘆嗟！

伊月一驚，回頭一看！這不正是約好一會要見的他嗎？

只見他抱腹笑說：「呵呵，伊月還是那麼的有趣呢？」

伊月俏臉一紅，馬上放下雙手，掐著衣角，有些不知所措：「欸？呃...你、你為什麼會在這啊？不是還沒到時間嗎？這也不是約好的地方.....」天啊！被看見了！糗大了！

搖了搖頭，他笑著提起手中的布包說：「買東西路過，正好看見妳便來打招呼了。」頓了頓，他看了看遠方鐘樓，笑說：「其實也差不多到時間了，若是妳工作完結了的話，我們直接走吧？」

「什麼？不、不行！」伊月下意識拒絕！

不行啊！她還沒回去裝扮呢？再看看自己還一身制服，也不知道剛走了一圈帝都會不會有汗味什麼的～這樣絕對是不行的！

眼前的他一愣，「為什麼不行？」再看看手中的布包，想了想，便笑說：「這正是想要給妳的東西呢！」說著打開了布包，取出裡面的髮帶，看向伊月問：「我可以替妳綁上嗎？」

伊月一愣，下意識的點了點頭，任由對方也拉著她的手，讓她坐到長椅上。

就站在她的身後，解開了她的髮帶，一頭如瀑的烏絲散落，他纖巧的手指輕輕遊走在她的髮間...她只感覺到腦袋一片空白，都糊成一片了。

他，便是現在和她正在交往的人，名叫兆璘，是附近的稻荷神社的神主，原六生的天才陰陽師。曾經是返祖的半妖，為了伊月而失去了妖的力量，現與伊月一樣重返人類之身。

「果然，很適合妳呢！」兆璘發自內心的溫柔微笑，差點恍瞎她的鬼眼...哦不！她已經沒有鬼眼了，只有普通的雙眼.....把視線挪開，她掐著衣角哦了一聲。

感覺兆璘就坐到她旁邊，她下意識的往旁邊挪動.....看到她挪動，兆璘一愣，不知道是不是勾起了他的玩心，他微微一笑，又往伊月那邊挪動。然後她又往邊邊挪動，然後二人你挪我挪的，不用說，很快的伊月便要掉下椅子！

「啊！」伊月閉上眼睛，可是久久沒有摔痛的感覺，張開眼睛，發現她沒有摔到地上，而是被兆璘及時拉著手臂了！

看著兆璘認真的眼神，伊月快要羞慚的想鑽進土裡了！

兩人又再坐好，靜默了會，兆璘先打破這片沉默，「欸？我有那麼的可怕嗎？」他無奈的問。

聞言伊月漲紅了臉，搖了搖頭。

「那為什麼要躲我呢？」兆璘托著下巴，注視著她問。

伊月還是說不出什麼來，又再搖了搖頭。

這都該怪她意識過剩了...她不由的反省的低下頭。

就在她在默言低頭反省自身時，突然感覺他伸手向她，她便反射性的迴避了過去！

她一愣，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似乎不大對，便看向了他。

只見他一臉愕然的樣子，隨即苦笑說：「葉子...掉落在妳的髮上了。」頓了一頓，他嘆息說：「如若妳感到困擾的話，我們其實也可以回到以往的關係的。」

她一愣，搖搖頭解釋說：「不是的！是我...不習慣而已！」說到這，伊月十分的垂頭喪氣：「我...很抱歉.....你會介意的話...我.....我.....我果然不適合吧？」

看著她難過的樣子，兆璘不由的心頭一緊，當即搖了搖頭，憐惜的握起她的手，不顧她下意識的掙脫，緊緊的握著，認真的對她說：「我不介意，從不介意等妳的！所以，別拒絕我好嗎？」

伊月一愣，不由得有些感動，「我.....啊！」就在這時，有一東西從後略過，當伊月轉過頭去，看到的是一只狐狸，牠的口中叨著的，正是兆璘剛送不久的髮帶！

「我的髮帶！」那是他送我的！

這麼想著的伊月，一心一意的只想著追回髮帶，想也不多想便追了過去！

「等...」兆璘回過神來時，伊月已追著狐狸跑的遠遠了。

兆璘搔了搔頭，不由的無奈嘆氣：「...真是頑皮的狐狸啊！」

。。。。。。

狐狸十分的敏捷，還不是很適應體力和敏捷度下降了的伊月不到一會兒，便失去了狐狸的蹤影！幸好前陣子下雨，泥土還很軟，狐狸留下了腳印！隨著腳印尋過去！

看到眼前的建築物，伊月愣住了。

「這...不就是.....」

這不就是兆璘的稻荷神社嗎？

「抱歉了，伊月。」只見兆璘抱著只狐狸從神社中走了出來。

伊月呆呆的看著他走近，這讓她十分的茫然，怎麼他會先她來到呢？

兆璘一臉歉意的對她說：「看到牠我就知道了，因為牠是我家的。」

原來伊月雖然先一步追著狐狸跑了，但是狐狸帶著伊月蹣了不少的路，而兆璘是一早知道目的地的，所以先伊月一步的來到這。

「其實我早想跟妳說的，只是妳跑的太快...」

聽到他的解釋，伊月懵了：「但、但我不記得你有養狐狸？」她在這打工了整整三年多，都沒看見過這狐狸啊！

兆璘無奈的一笑，不答反問：「這裡是那裡？」

伊月一愣，不明所以：「稻荷神社啊！」

兆璘點點頭接著問：「那這裡供奉的是什麼？」

「狐神...啊！」伊月終於反應過來，驚訝的指著狐狸說：「你是說牠、牠是這裡的狐神？」

兆璘無奈的笑說：「差不多吧？其實也是我在六生時的式神。平日都受我約束著不會顯現，都在暗地裡守護著神社，但妳也知道，我隨著失去妖力，連靈力也失去大半，有些控制不住牠了，所以牠也變的隨心所欲的隨意顯現了。」

「啊？」伊月十分訝異：「那為什麼牠要襲擊我？」

「這...」兆璘一臉歉意的說：「牠一向很黏我，一時間可能...吃醋了。」

「啊？」伊月呆若木雞，指了指狐狸，又指了指自己。然後看著兆璘點了點頭，便當機了。

回過神來，看著在兆璘懷裡很舒適的被他摸著的狐狸，不由的有點氣上心頭，伊月有點氣鼓鼓的戳了戳小狐狸的鼻子說：「真是壞東西！」

卻被狐狸一口咬住了！

「啊！」伊月頓時炸毛了！同時狐狸也炸毛了的樣子，讓兆璘不禁笑了！不過他也馬上讓狐狸放開口，給伊月料理傷口。

伊月氣憤的說：「牠一定是母狐狸！一定是！」

「呵呵，」他邊笑的十分愉悅的樣子，邊溫柔的給伊月的手包扎。

看著他還在笑，伊月不由的更氣的瞪著他說：「你還笑！」

兆璘凝視著伊月，順勢的握著伊月包扎好的手，溫柔的一笑：「由此可見，連牠都知道我的心意，妳還不懂嗎？」

轟！伊月的臉頓時通紅了起來！

指著狐狸和笑容可鞠的兆璘，說不出話來，只好轉身就逃跑！

「伊月～妳忘了髮帶！」兆璘這麼一說，讓伊月差點摔了！馬上紅著臉掉頭，套過兆璘手中的髮帶，又馬上飛速的跑掉了！

「...真是的，你做什麼要嚇走她呢？」不知道什麼時候，和伊月一起在神社打工的另一個巫女小妹站在了兆璘身後。

兆璘沒有回頭，眼睛仍看著遠方奔逃的伊月，笑說：「因為可愛啊。」

巫女小妹不由的可憐伊月的一嘆，「...真是惡質啊！」

兆璘坐在石階上，摸著懷裡的狐狸，對於小妹的話，不可置否的聳了聳肩。

看著伊月的身影，微微一笑。

「機會難得啊...以前的她可做不出這樣的反應，我很欣慰又很苦惱呢！」

苦惱？看不出，小妹白了兆璘一眼。

兆璘笑說：「妳不懂。」

是的，她不懂。

這證明伊月從那名為仇恨的咀咒中，走了出來。

他當然高興，也甜蜜的苦惱著，如何接近她。

但他絕對是甘之如飴的。

期待著，看著她漸漸的走向他，然後和他一起走下去，直到走往生命的盡頭。

—完—

三三夜伊月還是需要習慣改變中。。。WWW

後續：

厄除陣營

紅：美味的稻荷壽司

黑：狐狸相關的繪卷

藍：女性的美容書籍

綠：香味濃烈的玫瑰

伊月所得：紅：美味的稻荷壽司

後續：

<http://uploadgif.55.la/upload/temp/2017/07/07/16/5379854902.gif>





「快告訴我！他是誰？」



「才不要告訴你呢！」



「很好!妳這是長本事了？」



「給我滾開啦！」

七夕節的那天，伊月正走在厄除總部的走廊上時，被轉角的一道黑影突襲了！

她下意識的拔出腰間的劍迎擊，卻不出一秒就被擊飛了手中的劍！

這對劍術還算自信的伊月來說是一大打擊！就在她驚呆的一剎那，她被一下子推到後面牆壁上！

咚！

牆裂了！

當看清是誰是，她那受打擊的心情頓時也沒有了，餘下的只有無何奈何……

誰叫她的劍術都是這人教的呢？

「大叔～你在幹什麼啦？快放開我！」伊月有些生氣的說，把她困在這裡是要幹什麼啦！

東鄉意外的有點陰沉，他眯了眯眼，把伊月困在雙臂之中的他，並沒有想要放開的樣子。

「終於堵住妳了…這樣子妳還能逃的話，我這輩子就白鍛鍊了。」

聽到這話，伊月不禁翻了翻白眼，「你最好這輩子的鍛鍊都是為了把我困在這裡啦！」

不理會伊月的揶揄，東鄉嚴肅的把困擾了他一陣子的問題丟了出來：「他是誰？」

「誰？」伊月皺眉反問：「那個誰啦？」

「還能有誰？當然是那個臭小子了！」東鄉似乎十分的激動，「騙了我家女兒的是誰家的臭小子！」

啊？刷一聲，伊月的臉紅了！

「才、才不告訴你呢！」伊月明顯有些慌張。

東鄉低下了頭，含怒的喃喃自語：「怎麼能…怎麼能呢…？」

「她托付我的寶貝女兒...我居然沒有看好...就是有對象...也該是得他考策...知根知底才可以啊？」

這彷彿如地獄門犬的恐怖低鳴，讓伊月不由的惡寒了起來。

東鄉怒極反笑，大有她不說就不放開她之勢：「快告訴我！他是誰？」

可即使如此，伊月也不打算從他，「才不要告訴你呢！」伊月把視線移開一邊，不只因為有些心虛，同時看看有沒有那處可逃...但要從那個東鄉手中逃脫，似乎是不大可能？

「很好！妳這是長本事了？」東鄉怒了。

東鄉的防守沒有破綻，那她就自己打出一條路！這麼想著的伊月，開始伸手推開東鄉：「給我滾開啦！」嗯？紋絲不動！果不愧是東鄉麼？

「妳以為妳能逃嗎？今天妳不給個答案，休想離開！」

他們就這麼僵持著的時候，宮良正司和佐佐木井正好一同向這邊走來，看到他們這樣子都不禁愣住。

「哇靠～你們在玩什麼禁斷戲碼嗎？」佐佐木井似是發現什麼新大陸一般，雙眼發亮，一臉十分誇張的驚喜表情，刻意的往伊月那邊一跳，大聲嚷嚷。

看到更多人因此圍觀，正司扶了扶額，看了看手中包裹著的便當盒，便心生一計。

一臉無奈的笑容，捧著便當上前說：「長官，你們不必為了一個便當而這樣吧？東鄉長官，這是別人送伊月長官的便當，若您真有需要，屬下會去準備的。」

聽到他這麼說，圍觀的厄除便也沒興致看了，畢竟東鄉在厄除的名聲早由當年的魔鬼教官變成不靠譜的無賴。

原不想理會他們的東鄉，聽到正司的那句"別人送的"四字，便覺著似乎有點貓膩！畢竟伊月交友其實並不廣，多年來似乎不曾有誰特意到厄除送便當給她的！所以說...難道是那個他？

東鄉危險的蹙起雙眼看向正司：「別人怎麼送便當給她了？那是誰？」

正司微笑回答：「是稻荷神社的巫女神主。」

聽到這回答，東鄉有點意外：「那位傳說中的美女神主嗎？」

同一時間，伊月也十分的驚愕：「兆璘？」

當東鄉疑惑的看向她時，她不禁臉紅了起來！看到她這神情，東鄉似乎明白了什麼，有點愕然。

看到東鄉分神，發現機不可失的伊月，馬上一蹲一衝的脫離了東鄉的圍困，一手把正司手中的飯盒奪去，對正司急忙的說了聲：「好人，謝啦！」便跑了。

看著很快便消失無蹤的身影，佐佐木井抓了抓頭，看向東鄉和正司說：「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啦～？」

東鄉這才從驚愕的狀態回過神來，感嘆：「原來如此啊...我又不是那麼的不開明，怎的不說呢？原來.....」說著，眼泛淚光，摀住嘴巴，感慨的喃喃：「百合啊...雖然有點對不起美勢子，但是，只要她能幸福就好了！怎麼我沒早發現她的取向呢～？」

正司有點欲言又止，但最後也只能搖頭苦笑。

傷情完，東鄉瞄了瞄旁邊的正司，便一臉正色的喊：「宮良，你跟我來，好好的說一說那一位的事。」

正司無奈的一笑，應了一句是，便隨即跟上東鄉的步伐。

阿井想跟去的時候，卻被東鄉一句：「佐佐木不用跟來。」打住了。

頓了頓，阿井一臉悲催的哀號：「那有人激起別人家的八卦之心後，就這麼打住的～！不帶這樣的啊！」

。。。。。

另一方面，

伊月打開了便當盒，看到內容物不禁一愣。

裡面滿滿都是稻荷壽司，面上放有一張信紙，寫著：「約會不成深感遺憾，致上狐狸最愛的稻荷壽司致歉，以示對狐狸的懲戒，我心予妳。兆璘」

拿起一件稻荷壽司輕輕咬了一口，伊月會心一笑。

「真好吃呢……」

THE END —